皇明疏鈔

皇明䟽鈔卷之五十三

武備四

陳愚忠効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䟽　胡松

臣愚江淮賤士𧦬邀小才遭際　盛時早預　朝列猥以待次任使自頃荷　恩改臣為山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且貺　璽書令所過之處事干軍民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者皆得奏聞臣愚夙夜孳孳常思捐糜軀命有以報効然事非重大言涉細微亦何敢仰瀆　高明自取呵譴比者巡視學校延見吏民課試生徒時以暇日亦往往竊有所聞知虜且縱恣又以幾在隱伏言涉張皇秪恐無徵不信將

伏諗妄之殘逋者賊果大舉深入直蹈大原而東至
於淹留旬餘縱橫馳騁其目中無復中國臣愚覩執
堅銳捍守城圍見其志得意滿跳踉呼嘯竊不勝痛
恨悲惋乃訊之間諜問之俘繫詢諸所嘗往來雲中
上谷士大夫其於邊計頗得其尚祈思欲効之　冊
宸上之則懼犯忌諱以爲遠臣越俎而妄議下之則
恐蒙誚譏以云云　定釋了強作解事者展轉畜惟欲上
蔓卻然不勝區區狗馬之心終不能已念古之忠臣
蓋士雖在畎畝韋布之賤猶不忘君而思所献納雖
當治安無事之日猶痛哭流涕爲人主長太息況臣
身爲大夫受　朝廷簡拔厚恩且　明詔許以得一

目見國家門庭之辱及聞 主上宵旰之憂而獨以區區猜嫌乃隱情苟已此豈 國家所以畜士之意抑豈臣子所以報答 君父之義哉臣是以發抒胸臆殫竭見聞約爲十有二事上塵 天聽如蒙 皇上居高聽卑俯賜垂鑒臣悃悃納忠之心恕臣喋喋多口之罪乞 勅各該所司重加詳議倘得賜之施行寔亦 宗社無疆之休非直四方萬國億兆群生之祐而已冀土賤臣蠢愚無識忘生觸死不知忌諱實不勝殞越待罪

一懲苟玩臣於六月中在山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遣間諜稱虜自去秋搶掠與嵐等縣得利之後從春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

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爲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畧簡閱人馬繕脩器械務爲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隣兵以併力捍禦而乃暗然養亂束手坐視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 羽翼已成勢不可遏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欵令勿殘巳地竟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之長驅突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今旁觀之士竊相詬咲至擬之獼猴之避死蓋南方有猩猩焉其力能[illegible]

群猴群猴畏其威往往相率跪伏以待噉彼猩猩固擇肥瘠輙置尾礫其巔以為識其猴被識者陰移巳識於他猴之巔覬免噉夫受閫外重寄為 國家封疆之臣力能則當効其官不能則當死其職此臣子之大義也而 至若獼猴馬豈不辱 國而敗乃事哉察其所以葢緣都御史弘道日冀遷拜其心汲汲而思去既不肯以地方為巳責而總兵官王陞等又欲僥倖苟免嫁禍於人以致賊敢於深入不復忌人之秉其後如此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侵中國仲尼深罪齊桓晉文之不能討而孟軻氏亦以為五霸三王之罪人律以春秋之義則大

同鎮巡豈非　陛下之所當深罪者哉倘以臣言為不謬伏乞　勅下科道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鎮巡等官械繫來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鎮庶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效尤苟免以誤蒼生傳曰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此之謂也　一脩障塞臣聞天下有常勢有所不可雖英雄豪傑有所不能為是故有為必用其長而乘其短然後可以得志夫古之言禦夷狄者要無慮數十家即更僕不能悉數然其大較有二不過曰攻與守而已就二者言之則守為至要而攻其必不得已者也何者蓋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

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征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
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
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
侵盜驅掠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
堂堂之陣秉工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埸者雖　朝
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
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掠老
耄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物委而噉我而我則
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　闕下
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
天地之和而速遺醜虜之咲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

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彼用日積月累瞎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夫增益不已必至於強盛削析不已必至於衰弱此自然之勢也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於奏牘者纔十之二三爾此天下深識遠慮之士所以扼腕而痛哭而扁鵲之於桓公所以望之而走者也臣嘗終夜不寐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覆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貺最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廢其長宜用於所長以禁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脩封疆守要害斷蹊隧壘壁

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既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來非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真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决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於夷狄乎中國與夷

狱鄰猶以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乎室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鬬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而其所以為守之計莫急於脩邊而邊之所當脩莫大同之為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必酌於緩急之勢而為之權方今　聖人在上百度脩明海內寧一　計時之急莫

若夷狄之患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剩雇賃席耗之費與官衛運卒行糧之供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諸倉初無所損於漕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為國家久遠之計邪若此之不足然後别加詳議或出太僕之馬價或損光禄之歲供或議開納之事例即雖和省中外百官之俸文自六品而上武自五品而上宜亦甘心焉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辨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諸倉者固虜之所資也况德倉固在河壖

無城郭又方有燔燒焚蕩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靳於一勞之費使虜貪利數入今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即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唇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君國恃民足以肥民瘠而君安得肥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豫慮也臣還竊伏念昔者齊桓晉文宋襄此三公者衰世之諸侯爾猶恥戎狄交侵而已不能救故城郭城楚丘仲尼書之以大其功而詔萬世況皇天所命四海之主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能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剥立

視其為狗豕之所啖食乎虜　陛下熟察　一懷攜
貳臣始聞之故老　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
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年鎮巡諸臣失於撫
馭致其背逆至於前後所遣問罪之人又復累同觀
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
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
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場鞠為
蓬藋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
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
稍繩縛則群起而譟呼脫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

至此其不可為痛哭哉此其不可不處無愚智皆知
之而莫有為　陛下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
無如何抑思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
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
驕惰不耕之人其所賴以為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
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
且設事端假狡伏以求饜而償負有額而之他之心
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臣蓋嘗反覆熟計而
思所以處此者蓋有機焉而機之所為施則其道在
朝廷而不在邊圉何者撫鎮之威久已不行驕悍之
夫久不知法乃今急之則變生而緩之又不以為德

則夫所以懔慄感動與其震疊悚怵之者獨賴 陛下之恩威爾蓋 陛下之尊如天其言之温煦則春和之雨露也言之猛厲則盛夏之雷霆也其於感物爲最速而以之震驚莫不怖懾惶駭是以德宗下貞元之詔則彊臣背卒至於感泣憲宗適事機之宜則悍將叛夫無不輿疾討賊何則其言深切懇至其意惻怛至誠是以服其心而奪其氣夫以二君中才之主爾而其感人動物如此之速且至若以我 皇上之聖神文武其於動物感人豈二君之所可望乎臣是以反覆熟思切原 皇上俯爲中原蒼生之計遠爲 宗社無疆之啚推心置腹明行 詔諭具言其

所以不効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馭至於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 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 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墻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如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共効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高官大爵所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卹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拿戮不赦殄滅其家夫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孰若事夷狄之人食犬羊之食使妻女為其淫汚宮室為其侵據哉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脅從或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帯牛馬夷器俱

聽自得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稽覈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慎選撫鎮守廵之臣以識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台報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負不義而可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五兩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兩可

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於訓閱而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為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虧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智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為可通矣伏乞

聖裁

一蕃孳牧臣聞之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其資者所為易也故國之強也以兵而兵之強也以馬我

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謀計慮閎遠矣柰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實

禎此其獎雖五尺之童能言之即更僕不能數也臣
嘗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
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
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
息至七十萬匹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廐使亦致
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
委任之意何如爾故人主心也內外百執事四體百
骸也紀綱脈理也故主心有定則脈芾壅底而四體
百骸各得其理矣今代嶂之間固冀北之壤也聞所
謂棠羊山魚兒川與滴水崖馬跑聚等處水泉繁茂
大宜畜牧誠宜及是時　勅下吏部選於衆求古所

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為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為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廐閑櫝槽飼秣悉倣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為圉人或籍諸鹽流人以充詳為條畫第其蕃耗而為賞罰期於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殛終不還叙至於遼東陜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 勑期今毋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得專美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 番之强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 天寶中止十之一 屢有虜人来稱四節度

將萬萬人兼數萬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
當百之二慷慨至於流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
與吉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
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
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
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蓋不下
十數萬萬匹彼將日夜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而
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畜今議
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為不然
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饑不過數千匹且多瘠
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為政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室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一

慎選授臣聞天下有難處之事而常無善處之人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　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慎選忠誠謀畧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即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缺員推補或取諸閑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為彼實在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

而初無汲汲焉為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歸
遠者且喜高官大爵之及已也亦姑拜命而殊無皇
皇然為　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但
多稽尅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陟而冀他命其
視地方曽邊塵火窟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
來安集為　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横
日積而使後來者愈艱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
如推巡撫内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
而下至於郡守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參遊其
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為海内所推奬者即以付之毋
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且棄要為天下

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侵暴則使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抗強敵而臣黠虜竟遺數十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以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其肯以其身為　國家宣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為左右副都又久之乃進為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之署

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真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陟必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尅此非真能愛其下也捍衛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於是乎在矣不然鴈門之山川風土固無恙也何李牧不啻能守且大克捷而今消沮敗北若是也此其機無難要在 陛下一誅賞飭勵之餘而起爾夫六

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自古豈必求才於異代哉若夫遷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則 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恬席矣 一利器具臣聞之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夫戎狄之勢驁悍譬猶虎狼彼其欲得之心則固饑狼餓虎也彼饑狼餓虎見物即攫故雖機械横設將不暇避而豈空拳徒手可暴而搏也今邊軍衰耗不能適伍固不可卒復至於器具亦往往不足即雖有之又皆朽頽廢蠹不適於用而當事者置而不省莫以時備禦其謂之何今以臣所見揆臣所聞當今之計莫如

多造戰車衆置火器廣備強弩為便蓋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驍騎蹤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利邊隅所以往往失事至於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為之動又利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 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即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即跬步不能以寸是委敵之藉也 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甚為簡便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縢衣物即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可具以

為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脩邊必將惡其病已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實土轉餫比其來也則可以為營為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彼胡能為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為京州依八陣畫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為營路狹則為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為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為庸將則猶可諉也使二子

而號稱知兵則是豈可不爲留神哉臣愚伏乞 勅
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
用以擺邊而補墻垣亭障之闕又可與施之追襲而
制崩奔衝軼之勢至於所謂強弩尤不可闕臣嘗歷
考漢晉唐宋諸名將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
以是蓋不可勝數然其制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
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
謂弦大木爲弓羽竹爲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
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數百步許今官府既無而
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 勅下工部選有心
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頒給各邊令

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
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於所謂佛郎
機者亦准車數且或倍蓰之如此即雖不能必於取
勝必不至如近日之挫衂敗北消沮退藏者矣夫中
國長技其可恃獨火器爾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缺
且亦畧有工人於其中所少惟硝與黃頗聞諜者言
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傅之翼也乞下
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
執之文令兵備官籍注其數於所執以防轉貨廢姦
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伏惟　陛下加
察　一廣間諜臣他日讀兵家言至尉繚子說秦王

以不過一下三十萬金天下諸侯可盡間又讀史見漢王之於陳平捐以金四萬斤不問出入竟能間項羽而踈亞父臣以是知古之英雄豪傑欲得志於天下者其不計惜戔戔之費每如此此其所以威海内而卒無敵於天下也今山西郡縣訐得虜所遣諜前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柢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也臣始竊惟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叅互譯問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必信無愛錫予諸遣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其妻孥牛羊

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為之耳目以求利益哉臣愚欲乞　勅下撫臣厚養死士作充投降設為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茍其得見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見亦必采聽彼諸部強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為之備今說者欲以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集則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困廪之積茍養得數人馬縱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豫為之備即按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去遠矣臣又聞夷狄相攻最為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朶顏諸衛及西海亦不剌部落實逆此諸種故有

讐嫌故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黄毛及朶顔諸族已與結好而亦不剌部落半為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此来舉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復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繒綵東賂黄毛三衛以牽其東西收亦不剌遺種與之善地以覊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内相狼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剌遺種為吉囊所收黄毛朶顔則與俺荅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固可間而離也吾誠得辨黠識慧之人使之交鬬其中激之怨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黄榜於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荅猛毒兒之首

者與爵都督仍賞以千金其余酋長亦得為都指揮
以下官秩使之自相猜疑互為屠剪是又或一道也
昔漢武大復讐之義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故能
鞭撻四夷終漢世竟獲其利當此之時又何愛於區
區哉夫互間之用兵家之所為重雖或不能責其效
而必成其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投之機何如爾抑
臣又有私愚焉方今虜勢日熾侵暴之患歲所必有
今中外效忠之士所上一切利害文多冗長事或迂
遠　陛下萬幾繁重勢或不能盡覽而內閣本兵之
地宜亦難於徧閱以臣私愚乞　勅戶兵二部各置
邊防一科選於其屬得有學術智慮盡心計者部各

二人使之專一竭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聞所[illegible]而告 陛下如此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 陛下之聽覽可以總其要而受其成矣伏乞 聖裁

一清耗蠹臣聞宋臣蘇轍有言豐財之道無他但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沿邊諸鎮所以害財者其途甚廣其弊甚深臣固不能盡知亦不暇悉數臣請舉其所聞見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我 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隣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諉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於鹽法一事則固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来運司以

商人困敝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賈之術安邉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有柰何法立奸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邉人每歲戸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内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托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息至於躬身轉販眞正商人茍非買諸權豪之家丐諸貴倖之僕隷則一引半緡曽不得而自有夫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

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六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之不若其支鹽也則有伺候需索之費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價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變虧國計而積耗盡皆由此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畫惟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摧北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不惟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

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為痛恨也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廵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芻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既無勢豪之占攙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益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餉 臣請伏誣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為　國家增課祛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奏糾劾重寘其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

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秉令中熟糴十餘萬石覬備客兵毋令輒以按伏陰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外夷之侮如此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給之曰　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敵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失邊臣耗　國計而使猾虜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為痛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即屯田之利將漸可規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少動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豐財

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夫虜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彌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廬彼諸郡之人聞之覬之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夜治其器械練其人馬猶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得而我或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伏乞

聖鑒

一嚴備禦臣聞之語曰蟻穴不窒將為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此言微必著而積漸之為害大也是以聖人通變於未形哲士知幾於微眇矧今事勢暴白幾會顯著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何者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皆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

實謂我軍莫能禦也去年之秋遠踰關南深入興嵐靜樂之境夫興嵐靜樂雖腹内然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遼遠則亦猶有所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于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遠且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馬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息凜凜然常若百萬之壓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宜决斷而力

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以庶幾十數年和平之福臣實不勝大願且比獲諜者時時首稱明年將畧臨清澤潞平陽諸處其衆頗多於今其日頗又於昨虜雖兇殘然頗質信其言當必不誣願　廟堂毋忘此虜臣謹按比先年民壯之設實懲己巳之禍本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愒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以為役者不過為豪門廝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於建置名義絶不相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愚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

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藏之所司自非病死不
許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
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
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堞其固而可守者姑仍舊貫
自餘並令繕脩以防衝突其遠年積貯軍器聞已久
不試用悉皆朽蠹頓獘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
併乞行撫按官從宜脩理或因舊以為新或損多以
益寡至如近製所謂佛郎機者郡縣不能得有亦行
該部發式務令小大並製遠近俱有藏之於帑守以
其人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殭以其扶之者衆也此
誠所宜預戒彼諜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

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不然彼日得我人長養而狎習之而又配以子女彼貧民因以為家轉相煽誘恣行蚕食雖或不能大有所就吾恐奸雄桀猾之徒相挺而起矣何者奸雄桀猾之人其常心不逞而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夫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此其為患必不細矣昔宋慶曆中契丹將敗盟賴富鄭公與之和且曰朝廷勿以既和而忽其守備決不敢懈夫以慶曆之盛夷狄納款猶以為不敢懈況今日之事勢邪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特設逸才一科令其在撫按收召跅弛不羈之士諸但有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效試其能牙

實上之則命為千夫長次之為百夫長每月給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奬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即雖雄邊大將亦皆由此選是故廣求才賢消弭奸宄之一道也伏乞聖裁

一 核屯戍臣聞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是以古之聖王有見乎此故能通變於無窮盡利而不倦也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為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然臣嘗竊伏聽於衆庶今流弊

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土儀蓋自總兵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弓矢跋履行陳而乃撥送宗藩給役鄉貴又否即脩濬塹隍斬艾草木軍既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為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以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

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募軍半月之食
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輸戍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
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即令領班指揮若把總管
解交割毋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
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
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
又得人以為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
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来道路計日懷歸
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雖
然臣竊又有言焉必如臣計臣請從中斷或謀之山
西河南之人而後可何者彼大同主兵者見斯策之

行也必將惡其害已關其贄覿而損其役占巧為異
說以齟齬其中則臣前所謂窮則變通云者終無盡
利之日矣伏乞 聖裁 一預積貯臣聞之晁錯曰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饑不得食
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
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為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
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
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
當何如也推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
庾所藏又苦不富即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
先年戶部奏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為奸

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有所甄拔餙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為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以不得為贖罪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為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槖笥是教之偷也為今之計莫如改令諸得贖免者皆入粟而為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其稍有力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為之則而又明

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賦罪論罷其餘

江南嶺表諸處地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盡一具奏務期有備 陛下採之與議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毋輒輕改如此則積倉相望四方有備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糴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臣願 陛下聽之采之而勿以為薄物細故也伏乞 裁察 一撫傷夷臣聞之世儒曰選者為人而擇官官者為身而擇利此並衰季之流弊非盛世所宜有也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稱附邇邉徼然以大同為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重而民亦阜蕃始十

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與其才望之士數三以来以其近邊多事也其所注擬率多耄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謀昏憒其日夜之所惓惓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今邊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畨休賑貸加以訓兵積穀勸農除器百責實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二三可用之人彼見地之疾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愚欲乞 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澄汰除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改授其闕請於新進士中選擇銓補令其勞来安集綏懷招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

且賢然以彼年力加之方起布衣會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勵無疑而又申飭監司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殿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巳責而不可遽解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即時有科索徵發其勢既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爲奸利故雖不必與金輦帛以爲惠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救時之切務也雖然此特就郡縣之吏言之爾若夫文自總制而下武自守備而上其官漸尊則其責愈重其權漸重則其事頗難今皆知其重且難也求能兼於其職而思死其官且歸者並乞省令以任如遇

即於其中察其可者而遞遷之彼既熟知利害必不肯自貽伊慼將見職錢穀者惟思所以豐峙職兵刑者惟思所以訓練而無敢復懷苟且若 陛下憫其久且勞請時有以錫予而慰之勞之如古增秩賜金頒褒錫帽與籍其名於屏几則大小文武吏士將感激恩遇必有為 陛下建破虜之奇功垂萬世之永利者矣 雖然前諸所陳凡皆治其標末就時所急言之爾若夫其本則宋儒朱熹所謂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其備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是雖弗越儒者之恒談而實古今不易之定論伏惟 陛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宗社幸甚

益兵據險以衛中華疏　　韓邦奇

臣遵奉　勅諭除選軍行鴈門兵備副使呂昨見今召選馬匹行令山西都司都指揮鄔祐兵備副使呂昨行太僕寺卿郭五常陸續買補馬二千七百餘匹兵甲并器械臣動支官銀共二百三十九兩六錢六分四毫脩葺過三關八角等處軍士什物盔甲弓箭旗鼓響器等項器械完備墻垣壕塹臣行令兵備副使呂昨將坍塌邊墻壕塹驢馬品字坑窖并通入小路逐一包殘補脩剷削截斷挑穵各深濶陡峻墩臺城堡臣將沿邊一帶添築墩臺一十八座堡寨五七

一處崖窨百十餘座臣又以老營堡舊城狹薄不堪容衆固守軍皆分番終非土著臣謹以召募新軍三千餘名常備將輪班官軍放回本處防守臣親詣本堡督同先任兵備副使賈啓沿山履野逐一驗看經畫於堡東展築城垣一座城樓門各三座起蓋營房三千間并舊城營房一千五百間分給新軍居住大小官房七十間仍將舊城幇脩俱已完固糧草臣行令管糧主事許登瀛見今督催糴買其軍職官員貪懦無為役占軍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無法者查訪明白之日另行指實參奏各俟年終造冊奏繳外臣惟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武寧以東十八隘口及

山岡平漫之處雖虜騎可通然有險可據若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切近為鄰則漫然平曠虜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踈然前此虜賊頗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廣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塞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況

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為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止以其蔽山西也且虜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為大邊極塞而老堡營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虜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觀今日虜

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衣下馬不能攻空城堡今則整備鐅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鳥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鄉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虜我

虜彼勝負從可知矣臣聞之萌芽不翦滋蔓必長履
霜不戒堅氷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爲三關屏蔽
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
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田明年得
利而田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
年之後虜且生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
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
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叢生皆未有如老
營堡之虛空爲可乘者也虜果狃於常勝妄興異謀
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臣等嘗詳察華夷之界自
大河以西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鴈門歷紫荆居庸

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岅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来類皆守於險外以為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踰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無有加馬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於此地建節　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遊擊并近日　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

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須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荊鴈門之險今老營等處既以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
國家設險馭戎自遼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老營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為虜若妄興他志圖入中
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叅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添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

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阻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設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鴈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叅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一意經略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靈

夫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一
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
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
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
振而大同之勢亦遥為之壯矣如蒙　勅下該部再
加議處如果臣言少切時務伏惟　聖明俯賜采擇
馬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唐龍

臣據陝西布按二司守巡洮河道副使陸杰參議魏
綸榆林東西二路管糧副使張大用僉事張邦教呈
稱切照延綏地方二月以來套虜擁衆來貢已而掏

毀響水等堡臺殺虜守墩軍士節蒙兵部題奉　欽
依議調京營宣大寧固陜西等處官軍一萬八千員
名本鎮奇遊二兵六千員名正馱馬共二萬八千二
百匹陸續到鎮蒙總制軍務兵部尚書唐龍親臨本
鎮分撥守東西二路虜賊出沒營堡按伏截殺日支
行糧三百六十石豆料八百四十六石草二萬八千
二百束俱在本鎮營堡主兵二萬七千員名班操官
軍六千員名正額月糧俸給之外以一月計支該米
一萬八百石該料二萬五千三百八十石該草八十
四萬六千束即今三路草場本色糧米僅勾十分之
三料草不及十分之二蓋以榆林四望沙漠五穀不

生飼餉仰給於腹裏薪芻採取於附邊連年全陝灾
傷饑賑相繼鄜鎮綏葭米清等州縣迯亡尤甚彌望
荒山耕穫有限逐至邊鎮糧草日漸不足加之去冬
虜衆入套沿邊採樵之利絶望已及半年先該榆靖
管糧二道計筭糧草節次召商易買附近州縣農家
之儲搜括殆盡然目前米豆之價雖稱騰貴尤可多
方轉易惟獨措置穀草百倍艱難近蒙總督軍餉户
部侍郎張瓚督發鹽銀分委管糧分巡等道審酌時
估召商易買粟米五斗五升料豆八斗各估銀一兩
穀草一束估銀一錢五分給示數月無一報買者延
慶西鳳等府春雨愆期夏麥無望申告災傷見今奏

勘况榆林抵慶陽西鳳地計程各不下二千四五百里決難責其買運又蒙督餉衙門案仰於延安府清膚甘延等縣買草切細打包運送蓋亦從權應變誠非得巳中間膚甘二縣相距鎮城八百里近者亦不下五百里上嶺下坂陡峻崎嶇不通車輛但可驢馱背負此其艱苦一也一驢之力止能馱草六束一夫之力止能負草六束遠者十八日近者十二日始可抵鎮沿途盤費十倍草本總給原價得不償失此其艱苦二也總計日支穀米草用驢則四千七百頭用夫則七千五百名夫脚所至不能無後先地方收產不能無盈縮安可必其時刻無悮此其艱苦三也此

時四月已盡舊草漸無新禾未長派運之數民間買
辦不出必至倍價遠購没及膏血速其逃竄此其艱
苦四也該府僅可役者十州縣爾役以數百之夫脚
亦既窮一州縣之力矣况何止於數百耶套虜侵迫
無常兵馬須用無筭豈能日遣數千之驢數百之夫
脚以繼未可盡期之月日此其艱苦五也適者禁旅
西征援兵四集及蒙總制軍門鼓舞將士指授方略
旬日之間總兵官張鳳遊擊將軍梁震各部下斬獲
首級一十五顆奪獲達馬一十九匹夷器六百餘件
賊鋒少挫威武振揚探賊大營漸退北向但部落頗
多河套廣遠將来聲勢雖未敢必其輕重而目前供

億之艱似宜從長議處及照客兵戍鎮以来老家營主
兵糧餉盡關折色所給不能供其所需秋高馬肥萬
一虜復侵肆首倡鋒鏑未有舍本鎮官軍而先遣援
兵者也今朝夕不繼妻子無聊何以作其義氣取其
死力客兵一日之費糧草計銀五千九百四十二兩
又蒙總制軍門招集勇敢三千名亦有行糧之費雖
蒙分發南京運銀二十五萬兩淮鹽二十八萬引止
勾三箇月餘支放今賊勢稍緩破費先已不貲虜賊
叵測若或緊急缺用倉卒奏討不前何以善後是使
虜處其逸我處其勞矣再照設兵將以衛民安內斯
可攘外茲欲竭力遠輸竊恐黠虜之膽未必盡破而

內郡先已騷然瘡痍之民良心易喪意外之虞難以逆覩合無俯念供億艱苦暫將寧固陝西宣大人馬分布鄰境遇有警報聽調啟行會兵截殺京營人馬早賜掣回專責本鎮奇遊正兵與近招集勇敢遵照分定按伏要害地方相機戰守務出萬全漸次區畫本色重恤主戍庶免師老財詘之患而土地之兵或可嬉騰思奮矣臣等與有地方之責擬合冐昧通呈定奪等因到臣查訪相同為照虜酋擁衆到於榆林響水等堡地方攻毀墩臺殺虜守墩官軍勢稱猖獗境用繹騷特屢禁旅徂征大張撻伐之武援兵會集共成犄角之師所以為邊方計者至矣盡矣夫軍馬

所集芻糧從之榆林地方沙漠多係不毛歲復凶荒連遭大歉前項芻糧本處糴買既盡鄰近搬運亦竭以草言之束重一十六斤估銀一錢五分榆林鎮城止有草二萬餘束僅彀京軍六七日支用六七日之外則何如也該督餉侍郎張瓚行委員外袁淮主事楊銳及管糧副使張大用僉事張邦教分巡副使陸杰分守參議魏綸分下招易之令尚無報買之家督催之人道路絡繹包運之費閭閻嗷嗷以前客兵多是那借主兵糧草料束支給主兵攙關折色銀兩誠不得已而然也夫對敵殺賊全恃主兵若將本色糧料那給客兵不已使主兵今日東去買糧明日西

買[illegible]是已有陪累之若矣安望其死力奮戰爭功[illegible]
近該遊擊將軍梁震等伏　天威斬獲首級十五顆
奪獲達馬夷器不等彼虜驕鋒少挫氣寖消然賊
騎雖離境上而營帳猶在套中是固有叵測之勢矣
但深入宜在秋高遠遁必視河凍若將各處客兵停
勤鎮守直待冬月彼虜過河方行班師自此猶有五
六月之期地方豈堪百數萬之費竊恐疲衆糜財賊
未動而我先坐困矣再照京營官軍與諸邊軍不同
但當遠布威靈不可輕犯鋒鏑即今中堅既馭先聲
載揚是亦足矣若復曠日持久淹留荒徼雖爲攘外
安内之謀將失居重馭輕之體况京邊地方水土不

習人馬氣蒸疾病易生此尤有可慮者及照宣府頗
聞有警其地且遠表綱部下遊兵亦宜量移聽候徵
調大同原屬相援其地且近趙綱部下遊兵則應仍
留協同防守臣審度機宜酌量事勢似當如此故爾
該地方守巡管糧副使等官陸杰張大用魏綸張邦
教實以軍餉之需難繼地方之釁易生故爾各官又
稱專責本鎮正奇遊兵與招集勇敢相繼戰守務出
萬全漸次區畫本色重恤主戍此又知本之論防禦
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特　勅兵部仍會同各衙門
將副使等官張大用陸杰魏綸張邦教等會呈緣由
及臣詳處事理本於事機參以　廷議通行奏　請

早賜施行

仰 聖斷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忭

臣伏覩邸報近該北虜無道入寇內甸深犯 畿輔
皇上大奮乾剛斥諸不任事之臣乃從中指授方畧
不旋踵間驅逐犬羊奔竄出境 京畿數百萬生靈
仰仗 天威赫奕 神武布昭不致淪胥塗炭皆我
皇上福祐也臣遙在江藩遡聞驚憤緣臣本書生未
請戎務顧復自念虗叨 皇上耳目重寄適當疆場
多事之秋又值 明詔臣言之際苟有一得之愚敢
自隱忍緘默以負我 陛下虗心之訪坐視時艱而
莫之救正哉臣且不敢毛舉細故煩瀆 聖聽臣切

見今日之所以釀成外患而漸至邊務廢弛不振者非言之不詳計之不熟也失在於空言而不能行虛文而無實用耳臣聞之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臣嘗讀宋史至司馬光上五規其七曰務實臣愚以為切中當時之弊蓋方彼時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當時敵人亦得以輕易視之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方今 聖明在上海宇全盛蠢玆醜虜氣已驕盈天道好還行當殄滅固不足以重厪 當宁之慮然臣則以為議論紛紜茫無定着當事之臣祇以虛文相應及至緩急便無措置如此不已歲復一歲其流之弊臣不知何所止極也夫自醜虜為患以

來 皇上焦勞宵旰廣集衆猷一時建白臣工先後
相望其所以言防守之宜備禦之畧亦燦燦然明著
矣然而言之未見其底績行之未見其濟事何也言
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諸臣之
建議也 陛下不以爲不可採而悉下之該部看議
是帝堯詢謀僉同大舜好問好察之心也該部擬議
題覆 陛下不以爲不可從而悉下之諸當事之臣
即便施行是又周武遏莒篤祜周宣薄伐于襄之心
也然而言之者一人議之者又一人也巳而下其議
於當事之臣則其事又有合不合利不利有宜於昔
不宜於今宜於此不宜於彼宜於守常不宜於通變

若是則勢必齟齬為諸臣者方且眩於明實牽於掣肘寧因循度日無敢違衆聲言是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又一人也此所以玩愒之弊日已深而慮患之未日以近也臣愚伏望　陛下大施聖斷　勑下廷臣秉時虜騎遠遁敷求實心任事之人責以循名採實之政求言雖廣用言必當如脩邊必求脩邊之實如練兵必求練兵之實如屯田必求屯田之實如馬政必求馬政之實如清理錢糧冒濫必求清理冒濫之實如召募民間勇敢必求召募勇敢之實如此之類雖以枚舉言言求行事事求實一言之行求一事之濟一事之施求一效之臻則精明治功煥然振起

而踵承習弊一朝頓革安內攘外之弘綱守邊固圉
之大要誠在是矣臣又惟禦虜與牧民不同治邊與
治民不同此非得於嘗試曾經慣歷及在地方目所
親見耳所親聞身所親到關隘阻險夷虜情偽與夫
料理緩急設施先後便未能真知灼見縱使言之鑿
鑿可行亦恐不如身親經歷之為真也自今以後仍
望 陛下急 勅總督鎮守等官將所管轄地方一
應禦虜事宜悉心講求多方區畫有何措置可使內
地無虞有何整頓可使邊疆不擾徑自條陳具 奏
定奪不必牽於文義泥於陳言彼既親在地方其於
知見必的即此因言求效殊勝泛論浮談如是則內

馬群策畢舉外馬謨謀入告而機非遥制事有責成處處預備有方何至臨期無策臣愚偶有所見故敢披瀝誠悃為我　陛下陳之伏望　留神省覽生民幸甚邊圉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三終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四

邊防一

宣府軍務疏　于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秉公具題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氣雄壯弓馬熟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員深知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其軍有勇而弓馬閑熟其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為其生死

同致其憂也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
查得宣府見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
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為頭撥每名月加米
一斗其餘定為次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
奏要左右叅將楊能楊信各帶官軍一千員名協
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修理邊備其叅將楊能說稱
尚書比時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巳見不曾詢問下人
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
恐有緊急聲息須用合兵剿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
王公同管隊官員選揀身力精壯弓馬熟閑軍士一
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

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鬬志者將好馬容
配選中軍士暫且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
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名為頭撥食糧雖多而實怯
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
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
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
者定為頭撥遇有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為次撥三
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
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論無當否合與情者為確
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為良法為總兵者自合廣詢
衆論俯順下情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於混淆勇

怯不雜於並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己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操練無法紀律不嚴人心愈見其懈怠兵政日覺其廢弛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況即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為急務若不早為處置誠恐有悞大計臣職居言路不敢緘默已 勑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為頭撥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各另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

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剥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川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緣係挑選操練官軍事理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為勝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

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爲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　京師要害去處達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鞏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爲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右都督紀廣不思　朝廷委任之隆地方付託之重賊情之奸詐難測軍務之關繫甚大止知利身利家並不爲公爲　國凡事因循苟且以致軍士強弱混淆而無簡練之法人心弛懈自肆而無鼓舞之方無事則苟延歲月有事則倉皇失措庸常怯懦之名彰彰在人耳目而秉公職任風紀委以參贊當邊方多事之秋值虜情不測之

日因見宣府各城官軍簡練不精建議要公同各官重復揀選此實整飭邊備振肅兵威安邊禦侮長策爲紀廣者當協心比志和同計議而行却乃不恤人言偏執巳見以因循爲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巳定不肯採納與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巳或辦納月錢或種田覔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拗混淆况揀選軍士定爲頭撥次撥三撥操練正係　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栢玉議奏事理趂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别强弱混爲

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况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爲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差人馳驛齎文與李秉公同總兵鎮守等官都督紀廣楊能楊信孫安江福及内官栢王各該守備都指揮等官計議設法將所部地方城池官軍人等作急躬親選揀精壯之人定爲頭撥其餘分爲次撥三撥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其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老弱怯懦庸常害軍之徒就便黜退隨操另選勇智善戰衆所推服管率軍士各官不許聽從囑託互相容隱虛應故事迄無成効仍將

選定撥次備造文冊在總兵等官處收掌查照備禦總數馳奏不許仍前齟齬遲違如果紀廣似前循私偏執推調就延不即整飭宜從李秉公指實參奏提問懲治

預備大同邊務疏　　于謙

該右僉都御史李秉公題稱虜中差使臣鴻臚寺序班楊晃男楊王說稱也先老營只今在安哈喇莽地面住坐統領精兵見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也先假進貢爲由遣人瞰我虛實而又糾集犬羊之衆日漸近我邊方侵犯之謀既已彰露隄備之策不可不嚴其大同地方雖緊急相離

京師窵遠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等令其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執稱糧草不敷于虜使來朝不必會添難以定奪合再行郭登等計議如果應合遣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徑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懷遠操備待明年春緩急定奪欽此欽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司衛所管軍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首也先指以進貢為由糾集犬羊之衆故將聲勢逼近邊方肆其無厭之求邀以難從之請名雖曰和實則桀驁然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患用兵之方貴乎知己知彼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

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内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各步操如蒙　聖恩憐憫邊力寡弱乞　勅該部量撥精鋭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内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幷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减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供給不至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四州七縣之民生長

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饑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三二千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窵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解來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歛盤纏况今兵發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

宗制法難於更改但因政務有經有權事機有急有
緩今者北虜之於西狄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
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
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
其可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大原府等
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
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
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
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
衛帶管收操供役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
先衛分開豁籍册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

背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敎演
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
毀其宗族産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鬬此與山西
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
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
緣係計議回奏請 旨調發京兵及改調軍役事理
具題該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事理又該鎮守
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前事通抄到部案查
先爲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抄前因參照奏要量撥
精銳馬隊官軍一 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匹前來
守操一節查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 勅諭選揀一

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況大同各城蓄積糧草有限供給彼處官軍尚且不敷節有奏報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官軍前去操守不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無且京師守備爲重官軍難以輕動合無候有警之日另行奏請命將兵前去策應其前項馬匹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千五百匹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隊精銳官軍并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所充當軍役一節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時等項緊要人數又無

具數不多難於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軍旗合無准令不為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為由生事擾害

議和虜不便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下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

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来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

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于謙

臣會同巡按陜西監察御史毛鳳韶切照陜西地方外控諸夷內藩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為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臣等聞疆兵以足食為本攘外以安內為先陜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　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疆者肆刼奪壯者流他鄉老弱者甘心死

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
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其事之聲息且至秋高
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
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刮殆盡腹裡又侵削無
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
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
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　國家於歲用
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
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
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
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

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裡不得不擾矣財費於　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未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裡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　皇上憫念邊關重地兵荒荐起事勢危急　勑下該部會集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獨目前近利早乞　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

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觧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脚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郎一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

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空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虫蝝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
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皇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赤子親之也夷狄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先施惠於禽

獸者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恐為之哉切見
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藏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
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
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
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
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此非倖
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
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
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米粟並進歲入京師
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
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

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斃若不可勝計而達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也若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

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 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 臣切見達人絡繹不絕 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久處不去腥膻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啟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

也誘之不衰則来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来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来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驚而達官羣聚 京師臣常恐懼不安寢食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不遠偶有所見昧死以言

備邊疏　黃仕儁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

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禄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譎詐莫測必以還我 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敝國鋭不攻而靡觀 上皇歸時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 敵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軺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

其短在我以召禍釁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啓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衣寶石珎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盖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必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无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去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來紐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

則和拂之則寇况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爲苟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 祖宗創業艱難今日守成不易勞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皇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宗之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勤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

豈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有周之時玁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玁狁可和而利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譎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君至今稱為中興令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而親書姓名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某事掊剋朘削我軍士之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

多怯何以銳之猾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聞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將怯為可憂某處衛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兼守把某處將帥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匿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軍餉節被倉糧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猶

屬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修舉若狡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 勅也先諭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臣而責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 太祖 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

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
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
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
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
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　京師坐困雖有勤王
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思欲走
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　京師急欲調用
則又有將無兵況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奚
以為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　陛下留意焉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
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於
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
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
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　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

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趦趄也　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為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墩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墩隊如古者畫地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　其三曰

通使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滕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為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柰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為之弍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　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　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犯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

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　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

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耶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核其勇鋭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二年朝　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贜私者必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

毛舉者憤矣民豈不家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
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
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　其七曰選將夫人材罕
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
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
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之手王離者豈非王翦之
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
者若石亨湯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
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
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
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

矣　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近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自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

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　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
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
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
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
之　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學欲其知如日月之明
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
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
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
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

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况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illegible]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

之脣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寘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恕其罪幸甚

邊務疏

商輅

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爲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

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覩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貪緣俞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眾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遣戍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

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占為已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illegible]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種之田即令邊報嚴[illegible]官員雖不敢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操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田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

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晋羊祜者皆
行之明効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
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
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各
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官軍怯弱
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
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畧無
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
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　京師根本之地宜留
保定等處精鋭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
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乃下策何也蓋邊

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
移縱有　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
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
留若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凡此三
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防禦大同事宜疏　　李承勛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大同地
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祐題准分守
大同東中西三路地方左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徐輔
李秦葉宗等手本各開報前來照得左副總兵張[illegible]

會同鎮守大同地方太監張紳總兵官都督僉事彭
楧議照本鎮各路迭報虜賊衆寡不等起伏無常或
東西交臂往来或恃衆入邊任放紛紜錯雜接踵不
斷緣此酋首既集犬羊之衆留連境上持久不退潛
蓄異謀非止一日圖我之心必不少置防範機宜豈
容少怠除行各該將領分[illegible]衛以候戰守及督所
屬整飭烽堠戒嚴武備并令邊腹裏外晝夜謹慎用
心瞭望及差人分畨遠哨有警預歛人畜肅清四野
仍各飛報前来視其緩急大小隨方屬兵捍禦外等
因與同太監張紳總兵官彭楧各具本題奉 聖旨
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鏜題為

大賊壓境請集廷議以預防虜患事節據倒馬關守備馬雄呈據爪探夜不收鄭亮等報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彭瑛批廻開稱虜賊大營俱在威寧海子大小灰河等處住牧及有零賊在邊出沒等因切惟天下之事每患於見之不早而敗於備之不預書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機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illegible]也胡虜為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而後屢屢犯邊搶掠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德十一年搶至居庸關北口而後止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六百員名

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未嘗遭一挫折輕我之心尙
此孟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收牧威寧
海子等處養精蓄鋭欲乘秋高馬肥弓勁之日大舉
而南臣以爲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鎭不遠赴期
可到若非在我隄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仍覆前轍
况兩鎭糧草空虛兵馬削弱以我軍屢遭挫折怯
氣尙存全無鬬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之實可寒
心聞之往年遼東朶顏等三衛夷人乘大虜寇邊常
往營中偷盜馬匹故大虜達賊時加隄備雖欲南侵
意尙狼跋近朶顏等衛達賊犯邊殺死馬蘭谿叅將
王道部下指揮李欽等二員千戸　員軍人二十餘

名而未聞有大營盜馬之信是彼又少一敵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既言之矣臨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敵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難敵其說有五馬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為生拈弓馳馬習以為常一也日冒風雨夜宿曠野耐饑寒二也富者保老營而住牧貧者借弓馬入寇邊得利而歸分半以償性蠢貪利不惜死生三也牧良馬淬器械窺我虛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易擄去人口資為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患亦有五焉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

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於一人若非假以權柄伸縮由巳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哉故斬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畏古人有煩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力務顧忌遇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為計賊之來也以散搶掠劄營遠望不敢前縱遇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哉臣愚以為急勅兩鎮總兵官彭模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退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哨瞭虜賊動止為邊方之

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軍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木或因當夜而寐甚者捉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鳶鷄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遍川矣近堡人口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為虜賊之志在於搶掠、、若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illegible]壁清野彼則四散刼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隳矣所謂以逸待勞者此也三曰邊儲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為先而尤以糧草為急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冐饑

而殺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支日別無生理矧父母妻子之所賴衣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於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救不暇遑恤其他聞號即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於赴敵而樂死也即今腹裏地方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illegible]宜速下戶部從長計處寧使凡百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可強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搪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挫強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爲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貧不前則聽其隨宜

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患其無備矣五曰
失援之法輕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
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
自分彼此如往年宣府叅將關山遇敵於白羊堡力
戰一日兵寡難支總兵官傅鐸領兵出城相向咫尺
坐視不肯應援以致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為恨及其
終也止於問住而已則怯懦[illegible]何所懲戒乎臣愚以
為宜勅各邊將官但有虜賊入寇併力剿殺如有
畏法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不
宥則人心知所畏警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住牧時將陰

兩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其
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　皇上軫念邊鎮重地
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大遭挫衄如何而可使
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　皇上北
顧之憂衆謀僉同上　請早賜施行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　國威疏　李承勛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浙江太監梁瑤
題爲緊急夷情及夷人讐殺乘機攻刼敢行叛逆等
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翀等監察御史熊蘭
等及該兵部節次題復俱爲前事各節奉　聖旨該
部知道又奉　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

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據門犯村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拿解来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俸着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問明白幷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来處治還通行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生推託致悞事機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来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着鎮巡等官省諭說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来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族夷當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裏

情還着鎮巡官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
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爲備倭
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
縱横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
事情重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illegible]紮了來說彼處鎮
巡等官幷南直隷巡撫都御[illegible]督所屬用心議處
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　聖旨
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
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
總督備倭官員失事重情馮恩等幷張芹着巡按御
史提問明白奏來處治不許回護容隱賴恩雖無地

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着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既情有可憫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陞一級劉恩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敢於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長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刼奪庫藏虐官府戮官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擬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瀆 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

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
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上國
至殺官兵不伏　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
幾盡幷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船總等
物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齎　將搶回人口王漾
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　闕　臣等相顧動色殊覺
懷慙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　天朝統御萬
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夷人
之不若方且務要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
以懲戒將來參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
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

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花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

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擧于氏　劫殺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遞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擧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鄉導闖帥隳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

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 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奉侍指揮馮恩奏詞亦日其間情節隱碍尚多不敢[illegible]路令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悞 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恐亦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殷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兼係裔夷猾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

力才望者一員領　勅前去寧波府地方逐一查勘
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
重行誅賞　大明賞罰庶人心以定　國威以伸而
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本寧波
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　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
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冦　已敗露將置重典乃
以金寶厚賂逆瑾寅緣　特　宥　天刑令次復
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
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
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
其心愈加懷憤搆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

梟首海濱則將来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叛靡一
絕伏望特 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
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
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 欽差官處令與宋
素卿對鞫前項搆禍緣由及夷國差遣先後并勘合
真偽来歷具招奏 聞[illegible]右其宋素卿并宗設
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寔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合一
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隣里老人等根查宋素卿
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
鞫問情真照依律例問擬奏 聞從重嚴禁以杜後
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照編發不近海道

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令迓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臣等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任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已

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来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邉柰何邇来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畧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illegible] 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illegible]而去該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㸃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

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咨 供給損補墩堡圮壞者
即與修築守員之不才者即 易置法制之未備者
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堧不
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
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
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
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序 倭惓惓以倭夷
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索 覬規年大利不
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世貽謀萬代如
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序 貢事宜關係重
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下 禮部奏請

勅下勳戚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一註
定奪其覊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
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
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
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之　司審有的確方
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
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
日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
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
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
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

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
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
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
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
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
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
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　　犯華之罪不可
佚之竟脫天誅況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
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擾我不備況有侵狂漂掠之
虞尤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
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憲

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
八表震讋萬方矣